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

傳曰虞號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

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

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

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

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

卷第十

讀詩記十一

秦輝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

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

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

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

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陘音隘於懈反其民機

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

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為也故是詩唯刺其褊之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

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

裳要於遙反之褌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踈之貌朱氏曰糾糾繚繚○毛氏

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織織也○朱氏曰女

婦未見賢遍反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

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毋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

三子五十一 讀詩記卷一

明裳為賤繚音○毛氏曰要褌也褌領也孔氏曰要

是裳褌褌為衣領說○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

為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之○孔氏曰服之整治

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

○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

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

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褌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

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

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

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
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搯，山廉反。

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搯。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然左辟。於阮反。避音。佩其象，掃。勅帝反。

維是褊心，是以為利。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也。宛辟貌。朱氏曰：安徐也。

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掃，所以摘

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

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

褊者，以為為是無益，故為其益者，而至於縫裳

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

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扶云反。如預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

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

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

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

說文曰汾出大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

流及

沮洳其漸

接廉

洳者

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

莫菜也

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縲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迷

○鄭氏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

孔氏曰不可是以尺寸量也

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

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軹車庶子為之晉趙盾

為軹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

○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其義則同

三章五

讀詩記卷一

四

卷一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

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

人。○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

者主君公車之行列

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官婦之適以為公

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謂軹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官音患軹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

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蕢水葛

昔也孔氏曰水葛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鄭

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藥鷹韓無忘

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鷹音黠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

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

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不我知

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

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

○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

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

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

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

為穀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

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為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

曰謠。孔氏曰：釋樂去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

思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食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范氏曰：

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侵削，役

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為大

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

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去多草木岵與傳正反

氏○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岵山無草木也○陳氏曰岵也岵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

者詩人各取其○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

曰上猶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

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

三百一

詩經

卷一

慰唐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孔氏

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

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尚庶幾

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

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岵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

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岵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

情也無寐無耆常志寐也

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借必與同役者借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

土田陘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

上句野五

讀詩記一

一八

事作

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產周道衰彊陵弱衆蹙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為場圃之

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

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

相呼而共往。傳惣解之。孔氏曰：魏雖地狹，民稠，未必即

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陋隘耳。○釋文：閑，閑作間。

間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為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

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

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

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

續詩記十

或數家共之也。况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

爾，未可以為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

得進仕爾。

坎坎。若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漣，力纏。

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直連反。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

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實置也干厓

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澗者清

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水云

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連瀾雖異而義同○朱氏曰猗與兮同

語辭也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

曰種之曰稼歛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

夫之田百畝也○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

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貍。孔氏曰視汝之

庭則所懸者是貍獸也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

空也。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

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

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

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未何為而積汝未

嘗狩獵貍何為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

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

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

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側猶厓也。蘇

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

秉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

為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謂刈禾

之把。○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漘兮。順倫河水清且淪。音倫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素門兮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

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為困。孔氏曰：方者為

倉。鶉，鳥也。爾雅：郭璞注曰：鶉，鶉。孰食曰殮。說文曰：殮，

水澆飯也。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蠹食於民。

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

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斷斯以統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反古亂女莫我肯顧逝

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

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

頭上跳舞善鳴食人木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

鼠○毛氏曰貫事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

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

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

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培克民當去之久矣姑

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

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

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

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

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

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
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
我為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
曰號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
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
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
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

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
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燹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

三百九

詩記卷十一

卷十一

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

云

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恒都絳昭侯以

下又徙於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

○前漢地理志云河

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儉不靖侯子當共和時

中丁仲反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

樂音洛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

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

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為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

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際

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

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

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深思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

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

除直慮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居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

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螿

俱勇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

黑如漆有角翅

九月在堂聿遂也

孔氏曰嘗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

莫是歲實未暮而去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

除去已甚也

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

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

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

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

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廣漢

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為國專務

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入之情惟其

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

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肯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

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

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

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

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

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

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

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

耳。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

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無

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中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

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

過也。○朱氏曰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

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

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

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

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修道

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

廷不能洒。所懈反。掃。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

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鐘鼓

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朝廷不能以洒掃非不好絮也。大抵無政不能令

其下。曹然無所知。將為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

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而馳驅。子有廷內。何不洒掃。子有鼓鍾。何不鼓考。子有飲食

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頹墮不立

百亭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又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為。各有條

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子

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

四三十一 讀詩記十一 五 齊

毛氏曰興也。樞。莖也。田節也。刺榆也。○郭璞云。今之

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爾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

雅曰榆白粉。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

○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

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

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

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它人取之。以為已

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

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俗語曰種樗栲漆相似如一

杻櫜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為弓弩幹○杻救書反櫜於力反洒灑色

也孔氏曰洒謂以水濕地而掃之名考擊也○鄭

氏曰保居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

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

○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

長此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

也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

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

祿棄軍其姑呂頌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

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

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

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以乎成師卒謚曰栢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

反子洛

素衣朱襮

博音

從子于沃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

洛音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

鑿然鮮明貌

陳氏曰鑿然巉巖

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

中衣

孔氏曰釋器黼領謂之襮孫氏注云繡刺繡文以襮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

三章十七

讀詩記十一

七

劉通

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

素為衣丹朱為緣繡黼為領

○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

栢叔○毛氏曰沃曲沃

孔氏曰曲沃在河東閭喜縣

○鄭氏

曰君子謂栢叔○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

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栢

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

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

反古老

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

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繡之

訓繡也為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

曰崔靈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為

繡名○郊特牲疏曰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涯○蘇氏曰

命相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為之隱也

相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

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眾情然後

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相叔之於晉田

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

其蕃音衍反延善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子餘反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董氏曰崔

靈恩集注謂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

深八分。本草今以兩手為掬則掬大於升矣。

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柏叔也。○毛氏曰朋比

也。釋文云謂○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

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

椒聊之實蕃衍盈掬。九六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

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為掬。范氏曰盈掬者不復以升較

升曰掬。掬大於升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三子手五十一 蕭詩記十一 九 朔

綱直留繆亡侯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

焉。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

綱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

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綱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綱繆是束

也。○鄭氏曰三星謂心星也為二月之合宿。孔

曰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故

稼娶者以為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

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

以秋冬為婚時王肅云謂十月也

○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

人言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女

子之失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歎也

○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

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

反戶懈

逅胡豆

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

期而會焉

廣漢張氏曰若謂為昏姻則不得稱邂逅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

二兮今四

讀詩記十一

十

胡元

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

○釋文逅作覲曰本又作逅韓詩

去邂覲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

反采旦

者子

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

國語雖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

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

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東薪而

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

綢繆三章音章六句

扶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

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反爾

有杜之杜其葉滑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

弟胡不飲七利反焉

弟胡不飲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杜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

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王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

氏曰滑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

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飲助也

有杜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裊裊求營反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

不飲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裊裊無所依也○董氏曰

崔靈恩集注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去其葉滑滑其葉菁菁
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
葉彫落曾杖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
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
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仗焉
言苟以它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
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仗助
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
非兄弟必不相仗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父也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

為裘以豹飾祛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曰羔裘豹祛在位鄉大

夫之服也毛氏曰祛袂也孔氏曰祛是袖之小稱自

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

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 ○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

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孔氏曰

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

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

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祛徐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反呼報

毛氏曰裘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

惡人之○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

三百八十一 讀詩記一 十三 蔡聲

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

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

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 釋文裘作襲曰本又作衰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鴛保音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不得養羊亮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

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子之子平是為孝

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驪立是為莊伯伐翼

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
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
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
立是為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

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鷦羽集于苞栩况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藝魚世

反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鷦羽聲也鷦之性不樹止三氏

曰肅肅疾也。孔氏曰鷦羽連蹄樹立則為苦。釋文曰鷦似鴈而大無後指集止也

○孔氏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植。鄭氏曰植者根

相迫迮捆致也。積之忍反。迮側百反。捆口本反。致直置反。毛氏曰栩杼食

反也。孔氏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為皂或為盥

不攻致也孔氏曰盥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蟲害

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盥為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鄭氏曰藝樹也。

毛氏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

其為危苦如鷦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

穀我父母將何怙乎。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

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鷦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

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

之無已也。

肅肅鵠行

反戶郎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梁

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藿

反亡昆

赤苗芑

反羗紀

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梁粟白苗今之白梁

粟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

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

反卑政

晉國其大夫為

于偽之請命乎天子之使

反所吏

而作是詩也

反孔氏曰左

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

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

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

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

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

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

就晉晉大夫

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

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

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

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

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

周禮注驚冕七章衣三章

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驚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

黻皆締以為繡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

○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

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章之衣兮然

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

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王氏曰六者子男之

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

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程氏曰燠暖亦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

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暖

喬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

不便琳荅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

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

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

之為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

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彛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

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

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

呼報之曷飲於鳩食音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杖音弟杜特生陰寡道左

道東也。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也。○范氏曰

杖杜陰至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

詩六二八

詩經卷之八

武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

是杜之不若也。○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

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

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

○釋文曰韓詩噬作逝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反息浪矣。孔氏

曰：獻公詭諸武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

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

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於囚

虜。是以多喪。陳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它家。

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蔞亦生蔓而蒙於野中。陸璣疏

三百六十九 讀詩記十一 十七 劉達

去蔞似括樓，葉盛而細。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蔞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鄭

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

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葛生蒙棘，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錦衾之爛，則其嫁

未久也。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也。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三十一 讀詩記十一 胡九

采芩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

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群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

旃之然反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

芩起興。毛氏曰芩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黃首陽

山名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鄭氏曰巔山之上苟

且也旃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

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程氏曰又重誠曰置之置之且

無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

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

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

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為言

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毛氏曰與許與

也

菜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

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

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

為幽辟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

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

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